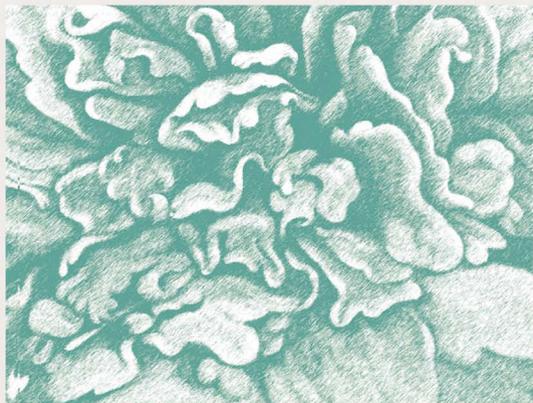


【第八卷】  
ZHONGGUO WEIXINGXIAOSHU  
BANIAN JINGDIAN



# 中国微型小说 百年经典

微型小说选刊 杂志社 选编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第八卷】

ZHONGGUO WEIXINGXIAOSHU  
BANINAN JINGDIAN

# 中国微型小说 百年经典

微型小说选刊 杂志社 选编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中国微型小说百年经典. 第8卷 / 微型小说选刊杂志社选编.  
--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2.8  
ISBN 978-7-5500-0359-0

I. ①中… II. ①微… III. ①小小说-小说集-中国-现代  
②小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6.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07121号

## 中国微型小说百年经典·第8卷

微型小说选刊杂志社 选编

---

出版人 姚雪雪  
特约编辑 万仁荣  
责任编辑 陈永林  
美术编辑 赵霞  
制 作 何丹  
出版发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南昌市阳明路310号  
邮 编 330008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江西新华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720mm×1000mm 1/16 印张 17  
版 次 2012年10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 数 220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500-0359-0  
定 价 28.90元

---

赣版权登字05-2012-82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邮购联系 0791-86895108

网 址 <http://www.bhzwjy.com>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 影响阅读, 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 目录

- |     |                   |      |                |
|-----|-------------------|------|----------------|
| 傅爱毛 | 糟糠之妻 / 1          | 徐均生  | 诱杀爱情 / 65      |
| 吴若增 | 军犬黑子 / 3          | 陈凤群  | 寻找目击证人 / 67    |
| 杨轻抒 | 光明行 / 5           | 朱成玉  | 1.45米的佐罗 / 70  |
| 谢丰荣 | 疼痛银行 / 9          | 马 德  | 穿越黄河的贴心流浪 / 73 |
| 刘建超 | 遭遇男子汉 / 11        | 临川柴子 | 你是一头森林象 / 75   |
| 周海亮 | 最高雅的画作 / 14       | 林华玉  | 不死之神 / 78      |
| 郑小玲 | 变重的母亲 / 16        | 唐雪嫣  | 我的乞丐老师 / 80    |
| 古保祥 | 道一万次歉 / 18        | 谢庆浩  | 别说我是小姐 / 84    |
| 于爱军 | 化 蝶 / 21          | 童树梅  | 守在校门口的母亲 / 87  |
| 王 洋 | 等待葛多 / 23         | 古保祥  | 爱情街11号 / 89    |
| 杨汉光 | 局长去哪儿了 / 25       | 北 乔  | 枪 娃 / 91       |
| 何葆国 | 反 抗 / 28          | 非 鱼  | 桃 梦 / 93       |
| 孙方友 | 匪 医 / 30          | 余显斌  | 细蛮腰 / 95       |
| 秦德龙 | 从猿到人 / 34         | 汝荣兴  | 心灵感应 / 98      |
| 刘国芳 | 稻草人 / 36          | 彤 子  | 刺 字 / 101      |
| 陈力娇 | 猎犬黑豹 / 38         | 赵明宇  | 三亩地 / 104      |
| 金晓磊 | 收购梦想 / 41         | 袁省梅  | 酒人张敦子 / 106    |
| 清 心 | 生命是朵不知何时盛开的花 / 44 | 喊 雷  | 魔 袋 / 109      |
| 童树梅 | 烈火重生 / 46         | 魏永贵  | 移植一棵树 / 111    |
| 李 均 | 埋藏千年的秘密 / 48      | 王奎山  | 初 恋 / 113      |
| 邵宝健 | 古楼下的座钟 / 50       | 马新亭  | 谁吃到了花生 / 116   |
| 杨金凤 | 第三个受害者 / 51       | 唐雪嫣  | 老实出击 / 119     |
| 宾 炜 | 缺陷的力量 / 54        | 刘靖安  | 裸 睡 / 122      |
| 杨 邪 | 永远的朋友 / 56        | 菊韵香  | 第99个回帖 / 125   |
| 吴万夫 | 看夕阳 / 58          | 杨金凤  | 最重要的含量 / 128   |
| 积雪草 | 零度以下 / 60         | 李子胜  | 中奖风波 / 130     |
| 郑俊甫 | 假如没有读书 / 63       | 向 东  | 巧克力的味道 / 132   |

宋明磊 感觉像在飞 / 134  
侯拥华 暗 语 / 138  
林华玉 苦 茶 / 140  
杨海林 扇 妖 / 142  
刘国星 在大板的街上号啕大哭 / 144  
曾祥伍 花开的声音 / 146  
徐全庆 项伯之死 / 149  
曾宪涛 稻草人的诅咒 / 151  
周海亮 躺着睡觉的马 / 154  
田玉莲 大山魂 / 155  
张春风 和宝马有仇 / 158  
刘永飞 拯救有爱心的人 / 161  
路玉荷 再抢一次 / 163  
非花非雾 午后的电话 / 165  
高 军 儿 子 / 167  
邓耀华 要 钱 / 170  
胡 炎 犁铧套在牛身上 / 172  
刘正权 你得给俺擦回鞋 / 174  
秋子红 有一种香烟叫“红豆” / 177  
伍中正 麦 青 / 179  
李子胜 王二情史 / 181  
天空的天 无法预料 / 184  
立 夏 小 宝 / 186  
唐丽妮 爱情海里有苏三三 / 189  
于长友 纽 扣 / 191  
李 建 拍马无价 / 194  
江 岸 将上当进行到底 / 196

罗治台 车 祸 / 198  
红 鸟 跪在妈妈像前 / 200  
吴作望 泣血的假币 / 203  
积雪草 爹 / 205  
汪 志 不能跟陌生人说话 / 208  
王庆绪 旧事重提 / 211  
崔 立 一张船票的温暖 / 214  
汪云飞 影 子 / 216  
赵悠燕 无处清静 / 219  
舒仕明 给妻子打电话的男人 / 221  
金 波 英 雄 / 224  
魏 炜 把草变成花 / 226  
陈美英 人遇黄昏 / 228  
朱耀华 豪 赌 / 231  
谢大立 自有留爷处 / 233  
王培静 藏在相框里的秘密 / 236  
张晓枫 幸福的三巴掌 / 238  
冯伟山 二姑的爱情 / 241  
房占民 考 核 / 243  
凯 特 一场大雨 / 245  
顾文显 正宗阅历 / 248  
骆 驼 风雪中的那双手 / 251  
蔡中锋 假如给我三天光明 / 253  
孔祥树 送 水 / 255  
张明源 卖 脸 / 258  
姚 讲 男 人 / 261

## 糟糠之妻

傅爱毛

张彬出生在豫西的一个小山沟里，家境十分贫寒，师范毕业当了教师以后，情况才稍稍好转了一些，但也只是解决温饱而已，从本质上讲还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无产阶级”。

因了这个缘故，张彬婚姻问题迟迟没有着落，不知不觉间就成“大龄困难户”。后来，有人给他介绍了个名叫阿平的姑娘，也是念师范的，而且是大专毕业，文凭比张彬还高一个档次。姑娘呢也是个好姑娘，又温柔又贤惠又懂得体贴人。但是，怎么说呢？就是人长得丑了点。身段不苗条，脸蛋也不漂亮。张彬其人，穷虽则是穷，却是一表人才，而且写得一手出了名的好字。两个人站在一起，就给人一种“郎才女不貌”的感觉。

张彬为此心里疙疙瘩瘩的，但想到自己的家境和老大不小的年龄就狠狠心点了头。既然点了头，立马便成了婚。婚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阿平就生了个白白胖胖的大小子，谁见了都喜欢。至此，张彬心里的疙瘩才算是平复下去了。

意想不到的事：随着儿子的到来，张彬的好运也来了。先是被调到县政府做秘书，后来又做到县志办做主任，没过几年，竟然当上了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官虽不大，却也算是混出眉目来了。先是把两轮脚踏车换成了四轮小轿车，后又把住了多年的旧平房换成了漂亮的小洋楼。“接下来该重组内阁，让嫂夫人换换岗了吧？”朋友们聚在一起时都这样调侃他。“咱老张不是那种人。那种缺德事咱一辈子也干不来。”

张彬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不但没有让老婆阿平“换岗”，而且比以往任何时候对阿平都在意。凡是朋友聚会，他总要把阿平带在身边。“男到三十一枝花，女到三十豆腐渣”，此话一点不假。经过岁月的打磨，张彬更加风度翩翩、仪表堂堂，本来就不出众的阿平却已毫无风景可言，两个人看起



来更加不般配了。作为女人，阿平深知这一点。因此，她尽量避免同张彬一道出去应酬，怕在朋友面前丢了丈夫的脸。

去不去呢却是由不得她。张彬每次都一定要带着她，固执到了没有丝毫通融的地步。以前他还是个平头百姓时，无论到哪里去从来都不肯让阿平随行的。现在，当了部长，为什么要这样出双入对、如影随形呢？阿平想不明白。想不明白就干脆不想了。她爱丈夫，不想太违拗丈夫的心意。内心虽是极不情愿，却还是装作欢欢喜喜的样子跟着。

每一次到了饭桌上，张彬都要郑重其事地端起一杯酒来对大家说：“对不起，诸位，请允许我先敬我夫人阿平一杯。我张彬在事业上能有今天，阿平功不可没。别的我不敢说，但有一条可保证，无论我混到哪一步，绝不跟老婆离婚。俗话说，贫贱之交不可弃，糟糠之妻不下堂。任凭怎么着，那种抛妻弃夫的缺德事咱老张绝对不干。”第一次这样说的时侯，阿平感动得流下了眼泪。后来，他这样说的次数越来越多了，他这样说的时侯，大家便一边称赞他，一边把目光集中到阿平的脸上。那表情很复杂，说不上来是什么味道。有几分替她高兴，也有几分替她庆幸，还有一些别的什么。阿平说不清楚，总之是怪怪的。每到这个时候，阿平的心便紧缩在一起，像是做了什么亏心事，或是贪占了别人的便宜似的，低眉顺目、如坐针毡。张彬则是一脸的神圣和崇高，仿佛救助了一个贫苦的失学儿童。

有一次，张彬在一家酒楼里大宴宾客，几乎所有的同学和朋友都到场了。张彬又一次端起酒杯说：“各位同学，各位朋友，请允许我先敬我夫人阿平一杯。”接下来当然还是“贫贱之交不可弃、糟糠之妻不下堂”那几句。同学和朋友们也照例是热烈鼓掌、衷心赞叹一番。对此阿平已经习惯了。但这一次阿平没有像往常习惯的那样红着脸一言不发，而是接过酒杯，大大方方地站起来说：“各位好，我叫阿平。大家都看到了，我是人如其名，平平常常，少才无貌。这些年来，承蒙张彬不弃，我感激不尽。今天，当着诸位的面，我也敬张

彬一杯。饮了这一杯，我们的夫妻缘分也就到此为止了。”阿平说完，从皮包里拿出了早已备好的离婚书，请张彬在上面签字。

张彬一时之间简直不敢相信眼前的事实：离婚？她阿平凭什么呢？一个普通得如同大白菜一般的女人，坐小轿车，住小洋楼，平白无故享受着部长夫人的待遇，居然要主动提出离婚，她如果不是吃饱了撑的，便是脑袋进了水。大家也都极诧异，纷纷道：“嫂夫人，这是怎么说的？老张到底哪一点对不起您呢？”

阿平平静地说：“我之所以当着大家的面请他签字，就是为了要告诉大家，他没有任何地方对不起我，也绝没有坏良心要抛弃我。他绝不是那种缺德的人。是我不想再跟他过下去。”大家更不解了：“好端端的，为什么突然就不想过下去呢？”

阿平沉默良久，轻轻说道：“什么也不为，只因为这世界上有种东西叫‘尊严’。”

## 军犬黑子

吴若增

那一年，我认识了一位军犬训导员。我问他：最聪明的狗能达到什么程度？他说：除了不会说话，跟人没有差别。他的回答，令我一怔，随后我说：你准是搀进了许多感情色彩吧？不！他说。他给我讲述了几个关于狗的故事，都是他亲身经历的。有几个，我已淡忘了，唯其中的一个，至今记得鲜明。

那是在他们的那个营地，有一条名叫黑子的狗极其聪明。有一天，他们几个训导员想出了一个特殊的办法，决定来测一测黑子的反应能力。他们找来了十几个人，让这些人站成一排，然后让其中的一位去营房“偷”了一件东西藏



起来，之后再站到队伍中去。这一切完成了，训导员牵来了黑子，让它找出丢失的那东西，黑子很快就用嘴把那东西从隐秘处叼了出来。训导员很高兴，用手拍了拍黑子的脖颈以示嘉奖，之后，他指了指那些人，让黑子把“小偷”找出来。黑子过去了，这个嗅嗅，那个嗅嗅，没费多少劲就叼住了那个“小偷”的裤腿将他拉出了队伍。应该说，黑子把这任务完成得极其完美，但训导员却使劲儿地晃了晃脑袋对黑子说：不！不是他！再去找！黑子大诧异，眼睛里闪出了迷惑的光，因为它确信自己并没有找错人，可对训导员又充满了一贯的绝对的信赖。这，这是怎么回事呢？黑子想。不是他！再去找！训导员坚持。黑子相信了训导员，又回去找……但它经过了再三的谨慎辨别和辨认，还是把那人叼了出来。不！不对！训导员再次摇头。再去找！

黑子愈发地迷惑了，只好又走了回去。这次，黑子用了很长的时间去嗅辨。最后，它站在了那个“小偷”的腿边转过头来，望着训导员，意思是——我觉得就是他……不！不是他！绝对不是他！训导员又吼，且表情严厉起来了。

黑子的自信被击溃了，它相信训导员当然要超过了相信自己。它终于放弃了那个“小偷”，转而去寻找别人。可别人……都不对呀？

就在他们那里头，马上找出来！训导员大吼。黑子沮丧极了，在每一个人的脚边都停那么一会儿，看看这个人像不像小偷，又扭过头去看看训导员的眼色试图从中寻到一点点什么迹象或什么表示……最后，当它捕捉到了训导员的眼色在一刹那间的微小的变化时，它把停在身边的那个人叼了出来。

当然，这是错的。

训导员及那些人却哈哈大笑起来，把黑子笑糊涂了。之后，训导员把小偷叫出来，告诉黑子：你本来找对了，可你错就错在没有坚持……一刹那间，令训导员和全体在场人意外、惊恐而又悔恨的是，他们看到——当黑子明白了这是一场骗局之后，它极度痛苦地嗷叫了一声，几大滴热泪流了出来。之后，它沉沉地垂下了头，一步一步地走开去……

黑子！黑子！你上哪儿去？训导员害怕了，追上去问。

黑子不理他，自顾自往营外走去。

黑子！黑子！对不起！训导员哭了。

但黑子无动于衷，看也不看他一眼。

黑子，别生气！我这是跟你闹着玩儿呢！训导员扑上去，紧紧地搂住了黑子，在黑子面前热泪滂沱。

黑子挣脱了训导员的搂抱，一步一步地走到了营外的一座土岗下，找了个背风的地方趴下了。

……

此后好几天，黑子不吃不喝，神情萎靡，任训导员怎么哄，也始终不肯原谅他。

人们这才发现——哪怕是只狗，也是要尊严的！

或者说——它们比人更要尊严！

后来呢，后来是黑子不再信赖它的训导员，甚至不再信赖所有的人。同时，它的性情也起了极大的变化，不再目光如电，不再奔如疾风，甚至不再虎视眈眈、威风凛凛……训导队没办法，只好忍痛安排它退役。

……

啊，黑子呀！

## 光明行

杨轻抒

母亲不知出去干什么了，我一个人独自扶着墙出了家门，门外正下着雨，雨打在芭蕉上面，嘀嘀嗒嗒地响。

我已经没有心思听那雨打芭蕉的美妙乐音了，因为我再也看不见那从我亲手种植的芭蕉了。

以前我从没想过什么叫做黑暗，没有，我抱怨过城市是如此拥挤，天空有



好多的灰尘，抱怨过房间是如此窄小，人群中有那么多丑陋的面孔，然而当我终于看不见这一切的时候，我才突然感觉这一切是多么的珍贵！

我从没想过我会在黑暗中度过我的大半生，从没！而今，我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这一切，我独自走进了雨中。

我不想提到那个叫“死”的汉字，但我绝不认为这样活着有任何意义。如果这时有一辆车向我撞来，如果身旁的建筑物突然倒下来，如果我一脚踏进了深渊，我会坦然接受的，我会！

但这一切都没有发生。

我只听到了汽车紧急的刹车声和司机的惊呼声，听到前面迅速移动重物的声音，听到人群急急走过的声音——我竟然畅通无阻地在城市的雨中行走，雨中的城市第一次变得这样宽广。

然后，我听到了一声狗叫，一种友善的，我能想象出的一种乖乖巧巧的狗的叫声。

头顶的雨突然停了。

走开！我咆哮，我不需要同情，我不需要可怜！

我使劲地挥动手臂，要甩开身边的一切，但我无论怎样努力，始终甩不掉那把罩在我头顶的雨伞。

我终于失声痛哭起来。

能陪我走一程吗？是一个女孩子的声音，软软的，柔柔的。

我不做声。

能陪我走一程吗？我……害怕。

女孩把手伸过来，拉住我的手。阿明——女孩叫一声，我听见小狗汪汪地叫着跑过来，围着我转圈，然后伸出舌头舔我的脚。

女孩牵着我的手。

我们在雨中走，雨打在伞外淅淅沥沥地响。女孩的手热乎乎的，天地间很

静，只有雨，沙沙的雨落在身前与身后。

不知走了多久，我的心渐渐平静下来。

女孩问，你的眼是谁治的？

我说出了医生的名字。

原来你就是我叔叔的那个病人！女孩有些惊喜地说，我叔叔没说过你的眼睛绝对不能治好吧？

……没有。

对了，女孩高兴地说，我叔叔说了，你的眼睛能治好，他还说，治好你的眼睛将是他一生最得意的手术之一。

真的？我还是有些怀疑，因为母亲无意中说过，我的眼睛治愈率只有百分之二十五，也就是说，失败率高达百分之七十五。

真的，女孩说，不骗你！

女孩把我的手拉到她的头上，她的头发湿漉漉的，女孩有一肩长发。

你……

我只有一把伞，遮了你当然没法遮我了。

谢谢！我低声说。

女孩轻轻地笑起来。我会拉二胡，喜欢听吗？

我说我喜欢。

一阵窸窣窸窣的声音，我听见女孩试了一下弓，顿一下，一种激越的欢快的音符突然跳跃而出。

是刘天华的著名二胡曲《光明行》！

女孩拉得真好！我曾经多次听过二胡曲《光明行》，但我从来没像今天这样感到过有一大片的光明水一样猛然落满我的头上、肩上，沐浴着我的身心。

看到阳光了吗？女孩轻声说，你一定会看到光明的！

我久久地不想说话。



你眼睛好了以后，想送我点什么呢？女孩问。

你喜欢什么？

我喜欢栀子花，小时候院子里有好多的栀子花，洁白的，像阳光一样的灿烂光明！

我送你栀子花。

不准骗我！

不骗！

手术很成功，百分之二十五的奇迹实现了！医生感慨地说，这么坚强自信的病人不多见呢！

我没有时间去理会医生的感慨，拆线那天，我跑到城外的农家院里，折了一大捧栀子花，我要去找那个喜欢栀子花的女孩。

然而，当我认定我已经走到了我曾经和女孩待过的地方时，我才发现在我面前没有什么房子，有的只是一片满是砖头瓦块长了青草的废墟。

我问一个男人，这儿曾经有间小屋，有个会拉二胡的女孩吗？

那男人怪怪地看我，你没看见这儿是一片废墟吗？

我想，是不是我走错了地方？于是我重新回到起点，闭了眼，凭着感觉走，走到了，睁眼，仍是那片废墟！

我见人就问，这儿曾有个会拉二胡带条叫阿明的小狗的女孩吗？

有人想了半天，哦了一声，说，你是问那个卖艺的瞎女孩吗？她早走了，不知上哪儿了。是牵条小狗背把二胡——她曾经在这儿搭过一个临时的棚。

一个瞎女孩？

一个卖艺的女孩？

我说，她叔叔是眼科医生呢！

那人说，哪有这事！她只是个卖艺的女孩，胸前常戴朵栀子花。

是这样！我发疯似的跑遍了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我见人就问，看见一个胸

前戴朵栀子花会拉二胡的女孩了吗？所有的人都冲我摇头。

我跑遍了城市的大街小巷，那么多的人呢，那么多的人中没有那个长头发的牵着一只叫阿明的小狗的女孩，有的只是大块大块的阳光在那个清晨猛然倾泻下来，把一座城市，把所有的人都淹没在了厚厚的阳光中。我呆了。

我把手中的栀子花抛起来，城市的天空中顿时飘满了洁白的栀子花，那一瓣瓣洁白的花像一个个梦，像一瓣瓣梦一样的阳光，像一瓣瓣阳光一样的音符随风飘荡……

阳光，真香！所有的人都抬起头来，他们在寻找那些很香很香的光明呢！  
我泪流满面。

## 疼痛银行

谢丰荣

“听人介绍，你们这儿有一家疼痛银行？”

“你看不见那块大大的招牌吗？”小姐居然很傲慢。这也难怪，全世界只此一家，别无分店。

他试探着问：“听说你们可以将疼痛转移？”

“疼痛银行有两种主要业务：第一种，你可以将疼痛储蓄起来，像存款一样，然后在你认为最合适的时候取走，零存整取、整存零取都行，当然你会为此付出一大笔费用，而且你必须生前全部取走，否则会强制你的亲人承担；第二种，你可以将你的疼痛像转账一样转移给另一个人，前提是他乐意接受。”小姐像背台词一样滔滔不绝地介绍起来。

他正想问怎么转移，这时窗口来了两个人，其中的大个子不客气地挤了他一下，趴到窗台上，大声说：“我办理转账。”



小姐瞟了大个子一眼，嘴角一乐：“好的，如果我没记错，先生你是第三次过来办理这种业务了。”

“我有钱啊。”大个子拍拍自己的腰包，“你们这银行开得不赖，前几天我胃疼得不行，过来办了一个转账业务，咦，真是神了，现在十瓶八瓶啤酒喝下去，这胃也不疼了！”

“可另一个人会疼。”小姐打断他的话，“先生，我们已经收到接受你胃疼的那位先生的投诉。你要知道，你一喝多，他就又吐又泻，胃疼得特别难受，你不要违反双方签订的协议。”

“那是，下次我一定注意。”大个子知道自己理亏。

小姐问：“请问先生这次需要办理哪一项疼痛转移？”

“嗨，跟小姐你还不太好说，我这人什么都不怕……就怕回家挨老婆拳脚，嘿嘿，所以……”

小姐轻蔑地看了大个子一眼，目光转向其身后的人，那是一个农村少年，老实巴交的样子，衣着朴实，看来急着用钱。

“好吧，先让我将协议念给你们听听，考虑好了，就在上面签字，然后就一起去那边的转账中心。”小姐打印出一份协议书：兹有甲方X X X，乙方X X X，甲方愿出人民币两万元整，将其妻子打骂造成的一切痛苦转移给乙方。乙方收取此款后，应承受上述痛苦。注意事项：甲方不能故意制造痛苦让乙方承受，一旦发现，乙方可到本行投诉，甚至提出中止协议。

他静静地站在一边看着，那个农村来的少年，手轻轻颤抖着，像下了很大决心才咬牙签了字。

“你是来干什么的？”小姐目送两人去了“转账中心”，转头问他。

“我也想办转账业务。我从小与母亲相依为命，经过多年的打拼才有了现在的幸福生活。可最近我查出自己患了绝症，我母亲也是多年积郁成疾，精神一直不好，而且还有心脏病，经常胸闷，随时都有生命危险……我听说了你们

这个银行，就想趁病还没到晚期，将我母亲的痛苦转移到我身上。这样，也能尽一份孝心，让母亲安度晚年。”说完，他轻轻地叹了一口气。

办好手续，他回家了，他不知道要怎么跟母亲开口。母亲也一副神色不安的样子，好像有什么话要跟他说。他终于先开口了：“妈，城西路新开了一家医院，治疗设备非常先进，要不明天我陪您去看看，我自己也顺便检查检查。”他知道母亲不识字，他没有说实话，怕母亲不同意。

母亲什么也没问，只是平静地点了点头。

第二天，母子俩一起走进了那家疼痛银行。

业务窗口的小姐热情地招呼他们：“先生来了，老人家，您也来了，请往那边去。”母子俩一起走进了“转账中心”。门“砰”的一声关上了，在暗红而模糊的光影中，几个穿白大褂的工作人员正在忙碌着。

转移马上就要开始了，他躺在工作台上，心里默默祈祷：“妈，祝您老人家身体健康！”

突然，他一身轻松，像脱胎换骨一般。他起身去看母亲，却见她倒在工作台上，人事不省。

他不解，他惊叫，他扑向母亲。他愤怒地吼叫：“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先生，我们答应了你母亲的，要替她保守秘密。其实你母亲先于你来这儿办了转账手续，要我们将你的病痛全部转移到她的身上。”工作人员沉痛地说。

## 遭遇男子汉

刘建超

叶子从昏昏沉沉中醒来。蒙眬的睡眼看到了草棚的屋顶，沿屋顶移动下来



是一堵模模糊糊的墙。墙似乎动了一下，叶子清醒了，那面墙竟是一个男人宽厚的背。叶子吃了一惊，想支撑起身子，又力不从心。男人听到声响，转过身关切地说，你醒了，好点没？叶子的声音仿佛从遥远的天籁传来，这是哪？我怎么在这？男人搓着一双粗壮的大手，你是累过头饿过头了。五里外林子旁，你躺在河边，我把你抱回来的。抱回来的？叶子抬手拉拉薄短的衣裙。男人有些慌乱，没有，没有。我是这样把你托回来的。男人伸出双臂做个姿势。男人怕她不信，又说，你们城里女人轻得跟小鸟似的。不像俺女人，瓷实着呢。叶子轻轻笑了一下，大嫂呢？男人说，她去套野兔。你虚，得补。俺女人套野兔的手法巧着哩。

叶子挪出草屋，阳光很亲切，很温和。绿树映衬的草屋，蓝天白云下的小溪，悦耳怡心的鸟鸣，叶子似乎进入了童话世界。真美呵。男人小心地跟着叶子，生活多有意思，年纪轻轻的，千万别往绝处想。叶子转过脸仔细看着身边的男人，宽宽的脸，浓浓的眉，厚厚的嘴唇，壮实的臂膀，胸前两块隆起的肌肉似女人的胸脯，胸脯至小腹连着密密麻麻的黑毛。胸脯上长毛，叶子只是在电影电视中的黑社会老大和洋鬼子身上见过。虽然觉得野蛮，却充满阳刚之气。叶子想起自己接触过的几个男友，要么白净单薄连拥抱的感觉都苍白无味，要么未老先发福，挺着个大肚子一副酒囊饭袋的样。叶子闭上眼睛，想象被毛茸茸的胸脯拥抱着的感觉，不禁红了脸。叶子捋捋秀发，你以为我会寻短见？男人说，俺两口子承包这山林已十年了，遇到这事也有过一两回，出点啥事麻烦着哩。叶子笑了，没出啥事也给你添麻烦。男人咧开厚厚嘴唇，不麻烦，不麻烦。

男人的女人回来了，手里拎着两只欢蹦乱跳的野兔。女人不漂亮，却很端正，身材是那种让人喜欢的丰满。叶子记起一句话，好男一身毛好女一身膘，没想让偏僻山林里的一对男女占全。男人对女人说，花花，快拾掇饭吧，城里大姐饿着哩。叫花花的女人应了一声，麻利地系上围裙走进厨房。男人说，俺